蜀山劍俠傳/0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五回　相逢狹路 初會飛龍師　預示仙機 同謁紅花姥

下一回▶

若蘭還待追趕，靈雲連忙上前喚住。這時朱文也從林外走將進來。靈雲見朱文臉上浮腫全消，雖然清瘦許多，卻是動止輕捷，不似先前委頓，知道病毒已除，好生高興。朱文看見金蟬，不由妙目含瞋，待要說他兩句，又不好意思說甚麼似的。靈雲剛要問若蘭有關金氏姊弟的來歷，金蟬搶先說道：「剛纔那三個怪人，真是可惡已極！我們從福仙潭回到桂屋時，便見他們在我們後面藏頭縮腦。彼時因爲擔心朱姊姊病體，急於進屋看望，我又疑惑他們是本山上人，沒有十分注意。後來申姊姊揹了朱姊姊出來，那紅臉賊隱身樹後，手上拿着一個喪門釘，在申姊姊背後比了又比，好似要發出去的神氣。我又因爲急於追趕三位姊姊，沒去理他。想是我們劍光快，那廝來不及發出。等到三位姊姊走向澗邊，姊姊祇不叫我下去，又不說出原因。我在上面等得心煩，剛剛把頭往下一探，還未及往下看時，便聽後面窸窸窣窣作響。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廝掩在後面，手中拿的那一根喪門釘，正朝我放將過來，出手便是一條孽龍，夾着一溜火光。被我用霹靂劍迎着一撩，那廝的釘看去厲害，卻是個障眼法兒，被我的劍光一碰，當時煙消火滅，跌在地上。先還想喊喊姊姊幫忙，一來怕朱姊姊病體受驚，二來見那廝本領不濟，發出來的劍光又是那般青灰色的，我便不想驚動多人，想獨自將他擒住。果然他的劍光與我纔一接觸，馬上逃走。被我追進樹林，那廝同來的兩個賊婢出來相助，雖然同是下等貨，卻比那廝強得多。我聽那兩個女子直喊祭寶，想必要使甚麼妖法。恰好姊姊們來到，便趕跑了。」

朱文聽金蟬說他曾在澗上面探頭，羞了個面紅過耳。金蟬卻天真爛漫，並未覺着甚麼。靈雲本想說他兩句，又怕當着若蘭羞了朱文，祇看了他兩人一眼。聽金蟬把話說完，笑道：「你說話老像炒爆豆似的，蹦個不停。也不問清來人是誰，就忙着動手，萬一誤傷本山貴客，何顏去拜姥姥哩？」若蘭道：「姊姊休要怪令弟。這三個鬼東西實在可惡，我現在想起還恨！適纔劍光慢了一些，僅僅傷了他的左臂，沒有取他的首級，真是便宜了這賊。」靈雲見若蘭那般深恨金氏姊弟，覺着奇怪，便問道：「那廝口稱令師紅花姥姥曾預先答應給他烏風草，想必與姥姥有些淵源，何以姊姊這樣恨法呢？」

若蘭道：「姊姊哪裏知道。他們三人原是廬山白鹿洞飛龍師太的三個孽徒，因他們的師父寵愛，簡直是無惡不作。他師父與家師當年原是好友，後來家師得了天書，把從前宗旨大變，兩下里漸漸生疏起來，可是表面來往依然照舊。他們的師父在年前又來看望，家師談起祇等盜草之人破了福仙潭，便要圓寂飛昇等語。這次原是帶着她那三個孽徒來的。那紅臉的一個名叫金駝，最爲可惡，聽說家師不久飛昇，無端忽發妄想，打算家師走後霸佔此山，把烏風草據爲己有，並對妹子還起了一種不良之念。他師父向來耳軟心活，聽了她三個孽徒之言，以爲家師還是當年脾氣，便勸家師何必把這天材地寶奉之外人，昔時誓言不過與長眉真人打賭的一句笑話，豈能作準？叫家師祇管飛昇，將本山讓與她掌管，作爲她的別府。又勸家師將我許配那個紅臉鬼。家師聞言，已知他們用意，情知他們沒有三世慧根、生有慧眼的童男女，下不去那潭，便敷衍她道：『昔日誓言，豈能變更？無論何派何人，祇要破得了潭，便可做本山主人。我徒弟婚姻一節，要她本人願意，當師父的人，不便主張。』他師父知家師存心推託，住了兩日，覺得無味，不辭而去。那紅臉鬼還不死心，從那日後，便不時借破潭爲由，來到本山。偏他又沒有本事下去，老在這裏胡纏。去年年底，他知我不大理他，異想天開，又運動他兩個不識羞的姊姊。先是假裝替她們師父前來看望家師，並謝昔日不辭而去之罪。家師洞中石房本多，她二人便賴住不走，天天與妹子套親近。妹子年幼心熱，哪知人情鬼蜮，不但不討厭她倆，反替她倆籌劃破潭盜草之計。住了些日，她們請求搬往桂屋中去，與妹子同住，以便朝夕聚首。相處在一起多日，倒也相安。也是活該她們奸謀敗露。有一天妹子在桂屋中，忽聽家師那裏呼喚，叫妹子一人前去，不要別人知道。這是一種千里傳音，別人是聽不見的。妹子奉命之後，祇說回洞取些東西，便去見家師聽訓。纔一進洞，見家師手中拿着三寸來長的一面小旗，上面畫着八卦五行。這便是昔年家師最厲害的寶貝，名叫旗裏煙嵐。家師將這旗賜與妹子，又教會用法，便催妹子迴轉桂屋，也不說別的話。

「妹子知道家師脾氣，向來不喜歡人問長問短。而且每教人做一件事，總祇預示一些迹

兆，餘外全由受命的人自己辦理，辦好辦糟，她都不管。似這樣很機密地將妹子喚去，賜給她老人家最愛之寶，估量必有事故發生，可是還未料到金氏姊弟有不良的心意。當下由家師洞中迴轉，走離桂屋不遠，看見一條黑影飛進屋中。我覺着有些奇怪，起初還疑心金氏姊妹有個出來回去，看那身材又似不像。急忙用家師傳的遁法，跟蹤到了屋的上層，往下一看，那人正是金氏姊妹的兄弟紅臉鬼金駝。我一見是他，本來就不樂意，再一聽他說的話，更是氣死人。我伏在上面，偷聽他三人把話說完，纔知他三人奸計：先是由那廝兩個姊姊與我親近，等到彼此交厚，纔由那兩個賤人趁妹子用內功時，用她們本門的迷藥將妹子迷過去，由她們的禽獸兄弟擺佈。那廝本與兩個賤人同來多日，因爲懼怕家師，還不敢驟然下手。那廝見妹子不在屋中，又來尋兩個賤人商議，不想被妹子聽見，哪裏容得，便下去與這三個狗男女理論。那廝見事已敗露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逃到外面，與妹子交起手來。此時妹子人單勢孤，很覺喫力，便將家師賜的那面旗，如法使用出來。纔一招展，便有百十丈煙霧雲嵐，將三個狗男女包圍，不大工夫，三個狗男女同時跌倒地面。我正打算取他們的性命，耳旁又聽家師說：『他等三人雖不好，看在他等師父分上，祇可薄懲示儆，休要傷其性命。』妹子雖然不願，怎敢違抗家師之命，急切中又想不出怎樣懲治之法。適纔洗澡的地方，原有兩個泉眼，澗後的一個卻是寒泉，其冷徹骨。便將他三人浸在那寒泉之中，泡了三日。到第四日夜間，正要去放他們，不知被何人救去。從此本山就多事了。想是三個狗男女懷恨在心，勾引了許多旁門邪道，來與妹子爲難，俱被妹子仗家師法力打發回去。家師因飛昇在即，不願妹子多結仇怨，爲異日留下禍恨，把本山用雲嵐封鎖，道行稍差的人，休想入山一步。姊姊們來時，若非家師先就撤去雲嵐，漫說破潭取草，入山還有些費事哩。想是那廝心還不甘，今日又來尋我們的晦氣。因恨他不過，妹子將他臂肉削下一大片來。此仇越結越深，也顧不得了。」

話言未了，忽聽一聲怪叫道：「大膽賤婢！竟敢屢次傷我徒兒。今日叫你難逃公道！」靈雲等聞言大驚，面前已出現一個中年道姑，生得豹頭環眼，黃髮披肩，穿着一件烈火道衣，手中拿着一個九節十八環的龍頭枴杖。若蘭已認出來人便是金氏姊弟的師父、廬山白鹿洞八手觀音飛龍師太，知道不是耍處，硬着頭皮上前叫了一聲師叔。飛龍師太獰笑道：「你眼裏還有甚麼師叔？況且不久你就要背師叛教，到峨眉門下去了。這原是你那老不死的師父，把你寵慣得這個樣子，原與我無干。那烏風草本是此山靈藥，又不是你師父自己帶來的，被你師父霸佔多年。我見她死期不遠，不能再霸佔下去，打算好意向她求讓。既然允許了我，如何縱容你這小賤人，勾引外人前來盜草？又三番兩次，欺壓我的徒兒？今日別無話說，快快束手就擒，隨我到你那老不死的師父面前講理，還則罷了；如若不然，莫怪我手下無情，悔之晚矣！」若蘭聞言，正待申辯，早惱了朱文、

金蟬，也不答話，雙雙將劍光放起。飛龍師大罵道：「怪不得小賤人猖狂，原來還有這許多倚仗。」說罷，長嘯一聲，手揚處，指頭上發出五道青灰色的光華，抵住朱文、金蟬劍光。一面還待伸手去拿若蘭時，忽然一陣天昏地暗過去，一霎時滿山都是雲嵐彩霧，分不出東西南北。祇聽若蘭說道：「姊姊們休慌，我師父來了。」

話言未了，耳邊果聽得一種極尖銳極難聽的聲音說道：「飛龍道友，凡事莫怪旁人，祇怪你專信一面之詞。我昔日誓言，原說不論何派的人，祇要能下得潭去，烏風草便屬於他。令徒們既來取草，爲何心存邪念，打算暗害若蘭？就以道友來說，也是得道多年的人，不該聽信讒言，算計我老婆子。我明日圓寂，今日要運用玄功，身子僵硬，不能轉動。你要欺負他們這些年幼孩子，若非我早料到此着，豈不受了你的暗算？道友休要不服，我對你與峨眉派均無偏袒。如要取那烏風草，明日福仙潭儘管由你們先行下去。明知自己不行，徒自欺負他們，何苦呢？」又聽飛龍師太接着道：「你休要偏袒你的孽徒。你既諒我不能入潭取草，等我明日取草之後，再取這一班小畜生狗命便了！」

說着，依舊一陣狂風過去，一輪紅日已掛樹梢，清光滿山，幽景如畫，宛不似適纔雙方引刃待發神氣。若蘭道：「想不到這個老賊竟會聽信三個孽徒讒言，前來與我們爲難。若非家師相助，說不定還會喫她的虧呢。」金蟬道：「適纔雲霧堆中，我祇看見那老賊婆一人，竟看不見你師父在哪裏。本想趁那老賊婆被雲所迷，暗中刺她一劍。誰知我纔指揮劍光過去，好似有甚麼東西擋住似的，看起來這個老賊婆還不好對付呢。」若蘭道：「二位劍光被阻，想是我師父不願與人結仇。祇是明日我們入潭取草，又要加上一番阻力了。」靈雲道：「我看那飛龍師太發出來的劍光雖然不正，卻也厲害。那人怙惡不悛，性情古怪。明日仙草如被她取去，不但我等空勞跋涉，頑石大師性命休矣！如果那仙草被我們得到手中，她又豈肯甘休？這事須要想一妥善之法纔好。」說罷，拿眼望着若蘭。若蘭答道：「這倒不消慮得。這老賊婆性情雖然古怪，卻不知我師父比她還要特別，從未服輸過人。既然答應讓他們明日先下潭去，此中必有深意，決不會冷眼看我們失敗的。至於頑石大師急等烏風草救命，家師配的藥酒留存甚多，朱姊姊既能起死回生，想必頑石大師服了也是一樣。家師所以要人來將草取去者，一因昔日誓言；二因悟道以後，想將這些靈藥付託一個正人，好代她濟世活人。無論如何也決不會讓老賊婆得去的。」

靈雲聞言，略放寬心。四人在月光下又計議了一陣。若蘭生性喜潔，因桂屋已然污穢，好在自己明日便要隨靈雲等同行，也就不打算再去屋中打掃。談到三更向盡，對靈雲等說道：「現在離天亮不多時，我們無須再回轉桂屋，就此先到家師洞府，等到天明破潭吧。」靈雲道：「我等多蒙姥姥照應，以前聽姊姊說，姥姥不見生人，所以不敢冒昧進

謁。轉眼我們破潭取草之後，就要離此他去，既然姊姊相邀到姥姥洞府，不妨順便代爲通融，以便上前拜謝姥姥大德，也不枉來到寶山一場。姊姊意下如何？」若蘭道：「家師洞府，就在福仙潭後，地方也很大。漫說姊姊們外人，就連妹子也祇有明日行時拜別，或者得見一面而已。」

說着，四人便一同前去，不久便到。靈雲見紅花姥姥所居洞府，雖然是一座石洞，有數十間石室，到處都是文繡鋪壁，陳設富麗，更奇怪是合洞光明，如同白晝。朱文、金蟬覺得稀奇，幾次要問，都被靈雲使眼色止住。靈雲等三人隨着若蘭，到各室遊玩了一會兒，走到姥姥昔日的丹房落座。若蘭從身上將紫煙鋤取出，對靈雲說道：「潭中那塊毒石，周圍十丈以內，發出一種黑氛毒霧，非常厲害。烏風草便長在那毒石後面，惟有這紫煙鋤能夠將它剷除。可惜于潛琉璃業已失落潭中，失掉好些幫助。明午破潭，若不是家師預先算定，妹子真不敢樂觀呢。」

靈雲正要答言，四人同時聽見一種尖銳聲音說道：「你們天亮後可由這丹房旁邊一個洞穴走了出去，那便是福仙潭的中心，離潭底纔祇十丈多高。那裏有一塊平伸出來的大石，石旁叢生着有數十莖素草，能避毒氛，可各取一莖，含在口內。到了辰刻，便有人來破潭，你們休出聲息，不要亂動，由他等替你們除了神鱷。那時他們無法破那毒石，必然前來尋我。前晚我接引你們三人來此，纔知你們帶來矮叟朱梅的天遁鏡，勝似于潛琉璃十倍。等那先來破潭的人走後，纔由歷劫三世的童男女，一個手持寶鏡照着下面，一個用紫煙鋤去鋤毒石。那時潭底不多一會兒便要冒出地火，四周的山峯也要崩裂。你們取得仙草以後，須要急速離開那裏。我也便在那時圓寂。先前的人必不甘心，定要與你們爲難，可是我已早有安排，到時自知。若蘭可趁我法身未解以前，將我法身揹在身上，擲入福仙潭內火葬以後，急速隨他們回去便了。」若蘭聞言，知道師父一會兒便要圓寂飛昇，並且生前不與她再見，想起這十餘年相隨恩義，不禁跪在地下痛哭起來。靈雲也領了朱文、金蟬拜謝姥姥昨晚接引之德。若蘭痛哭了一陣，又聽姥姥的聲音說道：「我平日造孽多端，自從巧得天書，已頓悟前非，好容易纔盼到今日。你如感念師恩，千萬不要忘記我前年在桂屋中對你說的那一番話，就算報答我了，有甚麼悲傷呢？如今天色快明，爾等急速去吧。」

若蘭知道姥姥言行堅決，既不容她見面，求也無益，祇得忍着悲懷，起來領了靈雲等三人走出丹房。果然見丹房旁似陷出一個地穴，便由金蟬前導，走了下去。往下走約數十丈遠近，又轉過好幾個彎，覺得前面愈走愈覺黑暗，不時聞見一股瘴癘之氣，中人欲嘔。幸喜金蟬能在暗中視物，四人拉拉扯扯，一任金蟬招呼行走，好容易纔摸到姥姥所說的

那一塊平伸出潭腰的巨石。四面愈覺黑暗，頭腦兀自昏眩起來，除金蟬外，靈雲等對面難分。四人摸摸索索，纔去尋那素草。靈雲正覺頭眼昏眩，忽然聞見一陣幽香，順手一摸，居然將那草摸着，心中大喜。立刻取來分與衆人，還不敢含在口內，用鼻聞了一聞，立刻頭腦清涼，心神皆爽，知道不會有錯，纔把草含入口中。金蟬看下面青光熒熒流動，知是那于潛琉璃，離近了反看不出那神鱷存身所在。因姥姥適纔囑咐，四人俱都屬息甯神，靜以待變。

四人坐了有好一會兒，忽聽那上面有人說話。金蟬便見似龍一樣的東西，直從上面投入潭中。還未到得潭底，靈雲等坐的那塊石頭下面，倏地也躥起日前所見那條紅蟒一般的東西，與那條火龍迎個正着，鬥將起來。金蟬定睛細看，叵耐四圍黑氣濃厚，祇看出兩道紅光夭矯飛舞，分不出那東西的首尾。眼看這兩樣東西鬥了有一個時辰，兀自難分勝負。猛聽潭上面大喝一聲，又飛下一道青森森的光華，往那兩道紅光中祇一繞，便聽一聲怪嘯過處，先飛下來的那條火龍和那道青光，依舊飛回潭上。潭中卻是黑沉沉的，甚麼迹象俱無。猜是神鱷已除，祇不見潭上人下來，金蟬性急，正要招呼朱文取出寶鏡，忽見潭上先前那道青光，同了一道較小的青光，飛入潭底。最奇怪的是那青光上面還附着一團丈許方圓白光，帶着那一道較小的青光，流星趕月一般滿潭飛繞。光影裏看出四圍黑氛非常濃厚，倒好似白光本身發出一團黑霧似的，在潭中滾來滾去。似這樣上下飛舞了一陣，這青白三道光華，倏地聚在一處電也似疾地直投潭底，看看飛到那于潛琉璃發光的所在不遠。這道白光經下面于潛琉璃上面所發出來的青光反射，竟照得潭底通明。金蟬等纔看出潭底是一大塊平地，偏西南角上黑茸茸的，不知是甚麼東西，餘下簡直是一無所見。這時前飛的那一道白光已到潭底，若蘭恐怕于潛琉璃要被旁人奪去，好生着急。誰知那道白光祇略微頓了一頓，與後飛的那一道青光同時投向西南。還未飛到盡頭，忽見黑暗之中噴起幾縷極細的黑煙，倏地散開，化成一團濃霧，直向那三道青白光華包圍上去。一聲怪嘯過處，那三道青白光華好似抵敵那黑煙不過，撥轉頭，風馳電掣一般，飛回潭上。金蟬迎面往上看時，黑暗之中，依稀有幾個人影閃動，幾聲喁喁細語過去，便聽不見動靜了。

金蟬看得正出神，耳旁忽聽得有人喚道：「破潭的兩個人還不下去，等待何時？」靈雲等聞言，一齊警覺。當下金蟬抖擻精神，向若蘭手中取過紫煙鋤。朱文從身旁也取出天遁鏡，纔揭開那面乾坤鏡袱，便發出數十丈的五彩光華，照耀潭底。若蘭見朱文有此至寶，心中大喜。因姥姥之命，祇叫這一雙童男女下去，便和靈雲仍站在原處警備。衆人在這天遁鏡的光華中，早看出潭底靜悄悄的，黑雲盡散，紫霧全消。惟有西南角上有一塊牛形的奇石，從那石的身上，不斷地冒出一縷縷的黑煙。若蘭關心那一塊于潛琉璃，

忙往潭底看時，那青光被這五彩光華一照，好似太陽底下的燈臺，渺小得可憐。想看看潭中神鱷到底是何形象，竟不見蹤跡，想已被飛龍師太收了回去了。正在用目四望，忽聽朱文、金蟬「哎呀」了一聲。若蘭大驚，忙往潭中看時，原來朱文、金蟬雙雙攜手下去時，金蟬性急，腳先沾地。誰知那潭底看似平地，卻是虛軟異常，金蟬纔一落地，便陷了下去，心中一急，一用力，更陷下去尺許。那泥竟火熱一般燎燙，眼看要陷入這污泥火潭之中。幸喜朱文細心，處處留神，手中覺着金蟬往下一墜，忙用氣功往上一提，把金蟬提了上來。可是受了金蟬拉的力量，兩腳也稍微沾地，覺得熱燙難耐。知道不好，一面提着金蟬，喊一聲，各將身子懸空，離地約有三尺，飛身前進。倒把靈雲在上面嚇了一大跳。金蟬飛到那塊于潛琉璃跟前，將紫煙鋤夾在左臂，順手俯身下去，拾將起來，揣在懷中。正要同朱文飛向西南角上去破那塊毒石，猛見地下有一攤血迹，依稀看出穿山甲一般的一條鱷魚尾巴，直往地下慢慢陷落。那上半截身子，想是在被斬時早已入土了。

朱文拉了金蟬飛離那塊毒石不遠，見石上發出來的黑氣越來越厚，知道厲害，便將手中寶鏡對準毒石。毒石黑氣被鏡上五彩光華近處一逼，紛紛四散。朱文見毒石爲寶鏡所制，愈發飛身近前。金蟬掄起紫煙鋤往那石上砍去，那鋤纔着後面，便有一大團紫霧青光。那石受了這一擊，竟發出一種極難聽的呻吟聲，被紫煙鋤劈成兩半。金蟬見毒石伎倆已盡，由朱文將左手寶鏡對準石頭上面，自己用力一連就是十幾鋤，把這一塊四五尺高的毒石連根鋤倒，四散紛飛。這石鋤倒以後，纔看見石後面長着數十根菜葉一般的東西，葉黑如漆，在那裏無風自動，知是那烏風草。起初下來時，上了一個當，此刻自然處處留心。好在那烏風草長在乾處，便用紫煙鋤連根掘起，挑在肩上。那毒石一經掘倒，依然和鱷魚一樣，慢慢陷入泥中。金蟬掘那烏風草時，因是身子懸空，不好用力，若不是朱文用力拉提，險些腳又沾地。

二人取到了烏風草以後，還想尋覓有無千年何首烏。正在四下尋找，耳聽一陣沸湯之聲，又覺身上奇熱。忙將寶鏡往潭心一照，祇見潭心泥漿飛濺，熱氣上騰，恰好似剛煮開了的飯鍋一樣。一轉瞬間，四圍盡是泥漿，一圈大一圈小地沸漲飛沫。朱文猛想起姥姥囑咐的話，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不及說話，拉了金蟬，纔飛到適纔站立的那塊巨石上面，腳底下的泥潭噗的一聲過處，泥漿飛起有十來丈高下，沸泥中心隱隱看見噴出有火光。再找靈雲、若蘭二人，蹤跡不見。知道此潭的四圍山峯就要崩裂，又驚又急，欲待從原路迴轉姥姥洞府，已無路可通。幸喜煙雲盡散，四外清明，二人祇得飛身上潭。不由回望潭下，已是飛焰四張，泥漿沸涌，覺着站的地方隱隱搖動。不敢延遲，猛擡頭看見潭後一道青光和一道金光，正和一道青灰色的光華馳逐，知道靈雲、若蘭遇見敵人。纔待

趕上前去，又見飛起一團綠霧，接着飛起畝許方圓一塊烏雲，耳旁又是一陣轟隆砰啪的聲音，知是四圍山峯崩裂。朱文等正在着急，無暇再顧別的，雙雙飛向潭後，見姥姥的洞府業已震坍。飛龍師太同着那日林中所見金氏姊弟，不知使用甚麼法術，飛起一團綠霧，靈雲、若蘭用神鮫網護着身體，正在相持。朱文不管金蟬，嬌叱一聲，手舉天遁鏡，照將過去，五彩光華照處，綠霧立刻在日光下化作輕煙四散。那飛龍師太正在揚揚得意，忽見一男一女飛來，一照面便發出百十丈五彩光華。緊跟着那個男童手揚處，兩道紅紫色的光，夾着霹靂之聲，電也似的飛來。知道今日萬難取勝，情勢非常危險，祇得錯一錯口中鋼牙，將腳一蹬，帶了三個徒弟，駕起劍光，破空逃走。

這時金蟬猛覺腳底奇痛，腿上也燙了無數水泡。朱文也覺腳底熱痛。便不再追趕敵人，上前與靈雲相見。正要細說破潭之事，猛見若蘭奔入室中，一會兒工夫，揹起一個紅衣的人，頭上包着一塊紅布，分不清面目，跑了出來，口中連喊：「姊姊們閃開！」靈雲見若蘭眼含痛淚，滿臉驚惶，忙把路讓開，跟上前去。這時福仙潭業已崩裂，火焰飛空，高起有數十丈，照得半山通紅。若蘭跑向潭邊，便把紅花姥姥屍身捧起，擲入火內。跪在地下，放聲大哭，直哭得力竭聲嘶。靈雲好容易纔將她勸住。若蘭道：「妹子從今全仗姊姊照應，如蒙視爲骨肉，請改了稱呼吧。」靈雲見她楚楚可憐，愈加愛惜，點頭允了她的要求。將她扶起，又替她攏了攏雲鬢，手攙手走了回來。

這時金蟬火毒已發，疼得渾身是汗，滿地亂滾。朱文雖然比較輕些，也覺着腳底熱痛難耐。見金蟬那般痛苦，想起路上那般殷勤服侍，老大地不忍心，拉着金蟬雙手，不住地撫慰。金蟬索性滾入朱文懷中，得了這一種溫暖的安慰，雖然腳腿熱痛，心頭還舒服一些。朱文恐怕若蘭走來看見，想叫他起來，又難以出口。正在着急，靈雲、若蘭已然迴轉。朱文忙喊道：「姊姊們快來！蟬弟弟不好了！」靈雲聞言大驚，連忙上前問故。朱文便將誤踏潭底浮泥，中了熱毒，說了一遍。若蘭聞言，也不答話，重又跑進石室，取出一瓶藥酒道：「朱姊姊與蟬弟既然中了火毒，這是先師留與妹子的烏風酒，擦上去就好。」靈雲大喜，忙接了過來，先取些敷在金蟬腿上，覺着遍體清涼，金蟬直喊好酒。靈雲又將他的草鞋脫下，用酒將腫處擦滿，立刻疼消熱止。金蟬猛翻身坐起，說道：「姊姊快替朱姊姊擦擦吧，她腳上也疼着呢。」靈雲纔想起忘了朱文，好生不過意，急忙過來與朱文脫鞋。朱文偏偏抵死不肯，一雙秀目祇望着金蟬。金蟬道：「朱姊姊不肯擦藥，想是多我一人。偏偏我這時腿上剛好些，不能轉動，待我滾下坡去吧。」說罷便滾。朱文見他神態可笑，自己也覺着腿底熱疼漸漸厲害，不能久挨，笑對金蟬道：「你剛好一些，哪個要你滾？你祇把身子轉過去，背朝着我便了。」金蟬笑道：「我也是前世作了孽，今生偏偏把我變作男身，有這許多避諱。」一面說，將頭一拱，一個倒翻筋斗，

滾到旁邊大樹一邊，隱藏起來。招得若蘭哈哈大笑。靈雲也不好說甚麼，繃着臉來替朱文脫鞋。朱文道：「由我自己來吧。」靈雲笑道：「我們情同骨肉，這一路上還少了服侍你，這會兒又客氣起來了。」朱文道：「虧你不羞，還做姊姊呢。見我纔好一些，就來表功勞了。做妹子的不會忘記姊姊的大恩的啊！」靈雲笑道：「你忘記我不忘記，當甚麼緊？」說到這裏，朱文不知怎的，竟不願她再往下說。恰好靈雲也就止住，便用話岔開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做妹子的年輕，哪一時一刻不在姊姊保護教訓之下哩。無非是見姊姊累了這多天，於心不忍，況且妹子不似日前不能動轉，所以不敢勞動姊姊，難道說還怪我麼？」靈雲這時已幫着朱文將腳上鞋襪脫去，祇見她這雙腳生得底平指斂，脛跗豐滿，皮膚白膩，柔若無骨。近腳尖處紫黑了一片，炙手火熱。知道火毒不輕，無暇再和她鬥嘴，急忙將藥酒與她敷上。朱文覺得腳底下一片清涼，熱痛全止，便要穿上鞋襪。靈雲勸她：「既然藥酒見效，索性停一會兒，再擦一次，以收全功。」說罷，又拿了藥酒走到金蟬藏身之所，見他將身倚着樹根，正在仰天呆想。看見靈雲走來，急忙問道：「朱姊姊擦了藥酒，可好一些麼？」靈雲正色答道：「我們與朱姊姊本是同門，相聚數年，又共過患難，情逾骨肉，彼此親密，原是常情。你現在年歲不小，不可再像小時候那樣隨便說笑，以免外人見笑。況且你朱姊姊還有個小性兒，你要是招惱了她，就許一輩子不理你，頂好的兄弟姊妹反倒弄成生疏，多不合適呢。」

金蟬與朱文在黃山、九華相處多年，竹馬青梅，兩小無猜，又都有些孩子氣，時好時惱。自從醉仙崖誅蟒以後，朱文服了肉芝，靈根愈厚，常從餐霞大師口中聽出一些語氣，知道自己還有許多塵緣，驚心動魄，抱定宗旨，與金蟬疏遠。金蟬童心未盡，雖然覺着悶氣，還不十分在心。及至他二人成都相見，在碧筠庵、辟邪村兩處住了多日，金蟬便常尋朱文去一塊玩。起初朱文還狠着心腸，存心不理。金蟬無法，好在同門小弟兄甚多，賭氣拋了朱文，與笑和尚、孫南等親近。朱文也不去理他，雙方也就日益地疏遠。偏偏這一班小弟兄靜極思動，互相約成兩組去探慈雲寺，無形中又共了一次患難。後來朱文貪功，中了曉月禪師的妖法，金蟬捨死忘生，將她救回。朱文從迷惘中醒來，看見金蟬在旁，情急悲泣，芳心中不由得起了一種感動。偏偏嵩山二老又命靈雲姊弟陪她取烏風草，路上承蒙她姊弟盡心愛護，不避污穢，爲她受了許多辛苦。他二人感情本來最好，起初生疏原是矯情做作。好些日在患難中朝夕相處，彼此在不知不覺中，心情上起了一種說不出的變化。也並不似世俗兒女，有那燕婉之求，祇覺你對我，我對你，都比別人不同似的。因此形迹之間，自然有許多表現。心裏頭本是乾乾淨淨，可是一聽旁人語含譏諷，便都像有甚麼心病似的，羞得滿臉通紅。

剛纔金蟬因朱文示意他迴避，便躺在樹後，仰天默想，男女之間爲何要拘這形迹？又想

起前些年與朱文交好，勝似手足，中間忽又疏遠起來，天幸這次因她中了妖毒，倒便宜自己得在她面前盡一些心。不曉她病好以後，會不會再和自己疏遠？正在胡思亂想，被靈雲走來數說了一頓，很覺自己絲毫沒有錯處，你還不是一樣愛護她，偏不許我。雖然這般想法，以爲他姊姊說的話太無道理，說得他不服，可是臉上不知怎的，依舊羞起兩朵紅雲，做聲不得。祇得把眼仰望天上的浮雲，順手摺一枝草花，不住在手中揉搓。靈雲以爲他於心有愧，無話可答，記掛着朱文還要擦藥上路，便將藥酒與他敷了一遍，又走了回去。若蘭已然走開，祇朱文一人坐在草地上，低頭看着那一雙腳出神。靈雲遠遠點了點頭，也不說甚麼，走上前來，二次與她將藥酒敷好。

朱文見腳上已然一絲不覺痛苦，恐怕金蟬走來，忙將鞋襪穿着整齊，站起身來。舉目往洞後一望，祇見福仙潭內火焰高舉，上衝雲霄，轟隆嘩啦之音不絕於耳，看去非常驚心駭目。靈雲便問朱文：「若蘭往哪裏去了？」朱文說道：「她適纔好似忘了甚麼要緊事似的，如飛一般跑進洞中。我問她，她說去去就來，沒對我說爲甚麼事。」二人正說到此地，忽聽一陣呼呼之聲，狂風大起，洞後火焰愈熾，熱氣逼人。金蟬從樹後跑將過來，尋着適纔脫的那雙草鞋。剛剛穿好，瞥見若蘭身上揹了一個包裹，滿臉通紅，從洞內飛身出來，還未到三人跟前，口中大叫道：「姊姊們快駕劍光逃走，這裏頃刻就要崩裂了！」言還未了，先自騰身而起。

靈雲等三人見若蘭那般惶急，不敢怠慢，拾起地下的烏風草，飛身便起。這時腳底已在那裏搖動，一轉瞬間，轟隆一聲巨響過去，接着劈啪劈啪，好似萬馬奔馳的聲音，無量數的大小石塊樹木往空迸起，滿天亂飛。不是三人飛起得快，險些被那碎石打着。三人在空中，見適纔站立的那一個山坡，憑空陷成一個無底深坑，一大股青煙由地心筆直往上激射起來，迎着日光，變成一團火雲。接着地底噴出數十丈高的烈火，泥石經火化成液體，飛濺滾沫，許多樹林濺着火星，燒成一片。那一座紅花姥姥所居的洞穴石室，已不知去向。再望福仙潭那邊，業已變成一片火海。那未經噴火之處，經這一番大地震後，周圍數十里的大小樹木，有的連根拔起，有的憑空震動，一座名山勝景，洞天福地，在這一剎那間，竟會變成泥坑火海。無怪乎人世上的崇樓傑閣，容易變成瓦礫荒丘了。

靈雲見火勢逼人難耐，招呼一聲，正等飛身同行。若蘭道：「姊姊且慢，還有一點事。」靈雲等三人隨她迴轉身來，纔看見相距不遠，有兩個小小的峯頭，便隨若蘭飛身到了峯上。想是天留勝蹟，不願叫它全化灰燼，這樣小小一座山峯，竟是岩石幽奇，花明柳媚，居然絲毫沒有受着地震山崩的影響。四人到了上面立定，往來路一看，祇見數十處烈焰飛空，砂石亂飛，天已變成紅色，幸喜還是逆風，大家已是熱得遍體汗流。金蟬不耐炎

熱，正要催大家快走，忽見若蘭望着福仙潭跪倒，重又大哭起來。靈雲、朱文正要上前勸慰，忽見福仙潭內火焰越來越大，一會兒工夫，騰起一塊畝許大的彩雲，停留不散。倏地一道紅光，往空衝起，紅光中一個遍體通紅、奇形怪狀的赤身女子，由那塊彩雲籠罩着，直往四人站立的那座山峯飛來。靈雲等三人疑是火坑中出來怪物，正要準備放劍。若蘭哭道：「姊姊們休要造次，這是我師父啊！」靈雲連忙止住朱文、金蟬，跪伏在地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紅光中女子已飛到四人頭上，含笑向着下面點了點頭。然後電閃星馳，往西南方向飛去，日光底下，依稀看見一點紅星，轉瞬不見。

若蘭看見姥姥已然成道，尸解而去，悲哭了好一會兒。靈雲等三人費了若干脣舌，纔將她勸住。便邀她同到嵩山見了追雲叟，送上烏風草覆命之後，再同回九華，引見到妙一夫人門下。若蘭哽咽着說道：「妹子此後一任姊姊們提攜照顧，祇要不離開姊姊，我全去的。」說時，拉着靈雲、朱文的手，越加顯得小鳥依人，動人愛憐。靈雲便問若蘭是否還要回到桂屋走一趟，若蘭道：「要緊的東西全在身邊，去不去均可。祇是那裏還有姊姊們的東西呢。」靈雲道：「我們也沒有甚麼東西，祇有來時，因爲文妹病重，張琪兄弟贈的被褥包裹。現在文妹病癒，也用不着那些東西；況且東西已然污穢，也不好還人。既是蘭妹不願回去，就算了吧。」朱文因在姥姥洞中聽金蟬說起桂屋中景緻，昨日病中不曾領略，想去一看。靈雲拗她不過，祇好同去。四人到了桂屋一看，那株參天老樹業已震斷，幸喜桂樹不曾被火延燒，桂屋中零星用品遺了一地。若蘭忽然看到一個小盒，便拾起揣在身上。朱文便問何物。若蘭道：「這便是妹子將這樹上所結的桂實製成的香末，本沒想帶着走，被我回來無心撿着，留在這裏白糟踐了可惜，將它帶到九華，無事時點着玩吧。」

靈雲因若蘭說起那香，猛想起昨日在澗邊，幸而留神身上沒有沾着污穢，連日風塵勞頓，且喜事已辦完，還添了一個山林閨伴，非常高興，便想到那溫泉中洗一回浴，商量分班去洗。若蘭道：「不是姊姊提起，我還忘了呢。那日揹朱姊姊去洗澡時，裹她的那一塊被單，連同妹子外邊披的那一件披風，因爲沾了一點污穢，妹子曾把它洗淨，晾在石上，忘了去取。妹子在此山過慣了暖和歲月，九華高寒，原用得着；況且那披風又是先師所賜，更不該將它隨便丟失。等我去將它取來吧。」說罷，四人一同走到澗邊，且喜溫泉無恙，祇是水越發熱了些。商量既妥，還是金蟬在澗上巡風，靈雲等三人洗完，再讓他洗。這樣輪流洗浴完畢，大家上來休息了一會兒，又互把破潭和靈雲、若蘭遇見飛龍師太師徒的事說了一遍。

原來適纔朱文、金蟬雙雙下潭之時，靈雲、若蘭在上面看見五彩光華當中，金蟬腳往下

一墜，與朱文同時一聲驚叫，大喫一驚，幾乎飛身下去援救。再定睛用目一看，他二人已是駕起劍光，飛往西南角上，知道不曾失腳，纔放了寬心。久聞奇石、神鱷的厲害，正想看個究竟，忽與若蘭同時聽見紅花姥姥呼喚，叫若蘭同靈雲快去後洞，並說她們站的那塊大石就要崩裂。靈雲聞言大驚，不放心金蟬、朱文在下面，想要招呼他們。若蘭祇說無礙，姥姥現在已被敵人包圍，危險萬分，催她快去。靈雲祇得半信半疑，隨着若蘭，二次從石洞中迴轉原來姥姥洞府。纔得現出身來，便聽天崩地裂一聲巨響，前洞業已塌坍。前面站立一個二尺來高、長得嬰兒一般、渾身通紅的女人，身上發出十餘丈的紅光，與昨日林中所遇的飛龍師太及師徒四人苦苦相持。若蘭見了大驚，忙喊：「姊姊快上前，我師父已被這老賊婆害了。」說罷，幾乎哭出聲來。靈雲早已料到那紅色女嬰定是姥姥煉的嬰兒，不俟若蘭說完，肩微動處，一道金光如蛟龍一般飛上前去，抵住來人四道青灰色劍光。那嬰兒見靈雲上前，急忙往後便走，若蘭道：「姊姊休放這四個狗男女逃走。妹子送家師回洞，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隨那嬰兒如飛轉回後洞。

那飛龍師太起初以爲靈雲人單勢孤，原未放在心上，誰知一交手，纔知來人飛劍竟非尋常可比。本來昨日樹林交手，靈雲因不知金氏姊弟來歷，特意相讓。今天聽紅花姥姥已被她師徒所害，怎肯相容。劍剛發將出去，運用她父母真傳，一口混元真氣噴將出去。頭一個先遇着金燕的劍光，金燕剛覺着來人劍光厲害，重於泰山，知道不好，想要撤回，已來不及，被靈雲劍光往下一壓，立刻將她真氣擊散，化爲一塊頑鐵。飛龍師太知道自己三個徒弟絕非來人對手，忙叫金鶯、金駝退將下來；一面用自己劍光迎敵，將手從腰中掏出一個葫蘆，將在廬山多年修煉的綠雲瘴放了出來。這時恰好若蘭趕到，將飛劍放出，雙戰敵人。靈雲見飛龍師太放起一團畝許方圓的綠霧，遠遠便聞見腥臭觸鼻，不知破法，不敢造次。先將玉清大師贈的烏雲神鮫網放在空中，現出一塊畝許方圓的烏雲，將她與若蘭護住，各將劍光收回。

這時四面俱是地裂山崩，火煙四起。忙問：「姥姥進洞可有話說？如今地震山崩，金蟬、朱文有無妨礙？」若蘭悲泣道：「他二人倒決無妨礙。老賊婆師徒因取烏風草不成，險些被那毒石所傷，雖然斬了神鱷，祇便宜後來的人少了一層阻力，心懷不忿，以爲毒石是家師安排，並非天生。知道家師運用元神出竅的當兒，身子不能動轉，便去尋她晦氣。她用一種極毒的妖法，名叫烈火毛蟲，乃萬條毛蟲所煉，專攻人的七竅，打算立逼家師撤去毒石和潭中雲霧。誰知家師早已料就，在她老人家打坐的面前，安排下家師當年得意的法寶五火乾坤羅，以毒攻毒，將她千萬條毛蟲活活燒死。老賊婆愈加大怒，便同家師拼命，運用她的飛劍，身劍合一，從家師胸前穿過，原想將家師形神一齊刺死。家師原知昔日沒有修得外功，三劫祇免得一劫，合該在她手內兵解。並且自己嬰兒剛能成道，

如用飛劍抵敵，散了嬰兒真氣，非同小可，祇得坐以待死。沒料想那老賊婆也料到此着，竟朝嬰兒致命所在刺去。幸而家師預先拼命將元神遁去，不然豈不遭她毒手，把百餘年來功行付於一旦？家師因爲嬰兒剛剛成形，元氣還未十分堅固，不能和她久持，進洞等候姊姊們將老賊婆趕走，由妹子將她火葬，以完三劫。老賊婆所放的妖法，名爲綠雲瘴，乃山中大蟒的毒涎所煉。家師說姊姊有護身之法，祇留神飛劍受污，一會兒就有人來破。」話言未了，忽聽外面射進數十丈長的五彩毫光，光到處煙消霧散。原來朱文、金蟬已然破潭回來，用矮叟朱梅的天遁鏡，將妖法破去，趕走飛龍師徒。